“播种”的联唱

王妙瑞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把手机镜头从农村的插秧播种场面快速切换到城里来，聚焦另一番“播种”景象：过完了大年，上海重新恢复了喧嚣，街上匆匆而过的脚步，就是赶着去“播种”的人们。

城里人“播种”的初心与务农者是相同的，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新时代的第一个春天，当然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村里的田地在城里就是岗位，有多少个行业，就有多少块“田地”，每个人也就成为了一颗“种子”。我忘不了上海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练就了一双令人惊讶的快手，一分钟居然能在键盘上敲出近300个汉字，而且没有一个错别字。这10个灵动的手指创造了电脑“插秧”速度的纪录。我无法想象当他的追赶者越来越多时，汇聚起来的一股力量，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加速啊。

春天最宜播绿。朋友圈里退休老人发起一个活动，要求凑满13个人，在今年植树节种上13棵白玉兰。我问这其中包含什么意思？记得邻近小区有20个叫建国的人，在国庆50周年的时候，集资种过20棵白玉兰来纪念共和国伟大生日。而13的数字我猜不出其象征性？发起人说，我们退休工人已经连续加了12次养老金了，今年再加就是第13次了；种上13棵树来纪念一下，不是蛮有意思的嘛。好，赞成，算上我一个。这是植下获得感的幸福“种子”。

边看边聊

春节期间我的视线关注平昌冬奥会，因为我把中国运动员的参赛也看作了“播种”。虽然我们国家的冰雪运动目前排名还较靠后，但这可以激励我们奋进。中国参加奥运有过这样的成长经历，当今世界谁敢小看夏季奥运会中国的出色表现？所有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都是优良“种子”。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运动员的出彩，我坚信。

第一声春雷还没有响起，电视屏幕已传来春雷般的轰鸣声——又是一颗大推力的火箭升空，到远离地球的星空去“播种”啦，播下的是性能优异的北斗卫星，导航的精度可以与美国的同类卫星媲美，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它。不久，北斗导航卫星将全面联网，使“一带一路”地区的许多国家受益。中国的高科技“种子”在天上结果，证明智慧民族无所不能。画面中传出火箭研发团队中有上海人的声音，我自豪啊。更让我自豪的是，中国进行的中段反导试验取得了完美成功。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国家有能力在太空消灭危害世界和平的“劣种”，而让“良种”在地球村茁壮成长。

有春天才会有播种，有奋斗才会有幸福。40年前，中国播下了改革开放的“种子”，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现在又播下新的思想和理论“种子”。中国这块良田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红楼雪中情

戴荣裊

腊八时节，天上飘起了棉絮般的雪花，不紧不慢地旋落，把人身上的暖意都吸走了。倚窗远眺，尖顶的房子，像撒了糖霜的姜饼屋，不觉想起了《红楼梦》中的雪。

《红楼梦》时代正处明清小冰期，冬天的上海，境况堪忧：叶梦珠《阅世编》称，康熙年间，黄浦江中竟出现了冰山，气势汹汹地顺流而下，撞翻了小船，几十人不幸遇难。广东也下起了雪，南国的梅花，没经历过风刀霜剑，都枯死了。

不同于历史上残酷的寒冬，大观园里的雪景，是唯美而浪漫的。书中第四十九回，宝玉穿着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外罩海龙皮褂子，看到白茫茫一片雪光，远处是青松翠竹。他闻到扑鼻的梅香，留意到栊翠庵前，一片胭脂般的红梅，欣欣向荣。

宝玉住怡红院，匾额上题“怡红快绿”，红的是海棠，绿的是芭蕉。凛冬来临，怡红院里早已红衰翠减，宝玉却在晶莹剔透的雪景中，发现了更顽强的红和绿。这种惊喜，大概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比“春江水暖鸭先知”多一点，又比“柳暗花明又一村”少一些。

宝玉穿着狐皮袄，还嫌不够，让人想起唐代的岑参，写塞外苦寒的一句“狐裘不暖锦衾薄”。说狐裘不暖，似乎有些夸张。不过，《红楼梦》时代的富贵人家，奢靡铺张，很少用整张狐皮做衣服，就像贾府调鼎，时常单取家禽“零部件”炮制珍馐，并非为了果腹。

微观红楼梦

第八回，薛姨妈在雪天请宝玉吃糟鸭舌、糟鸭掌，喝酸笋鸡皮汤，要用好些鸡鸭，难怪脂批特地注明，薛姨妈的豪举，是因为溺爱宝玉，而非炫富。不过，价格不菲的狐狸皮，按毛色分割，讲究的是美观，是真炫富。

第五十一回，宝玉的大丫鬟袭人，因母亲病重，请假回家。天冷，王熙凤给了她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让她穿着，温暖而体面地探望母亲。

清代的刘廷玑认为，贵重的天马皮，乃狐狸腋下的白毛，是在效仿春秋时期孟尝君的“狐白裘”。《史记》里有一句：“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见其名贵。其实，天马皮并非集腋成裘，而是“集腹成裘”，用的是沙狐腹部白色的毛皮。

沙狐生活在半干旱与干旱地带，除了蒙古、东北、南西伯利亚等地的“东沙狐”，还有青海、西藏、甘肃等地的“西沙狐”（即藏狐）。《养吉斋丛录》记载，山西、陕西巡抚曾进贡天马皮，唯独陕甘总督所进，注明是“西宁天马皮”，可见是藏狐皮，来自高原，难以捕获，当得起“天马皮”这一美称。

有人认为，袭人此时已得到王夫人的赏识，“内定”要做宝玉的侍妾，凤姐办事如此周到，是在讨好王夫人和宝玉，好不势利。实际未必如此。凤姐的心腹丫鬟平儿，给袭人打包冬衣时，又让她捎一件大红羽纱的雪衣给邢岫烟。

清雅的岫烟，是凤姐婆婆邢夫人的外甥女，家境贫寒，父母贪利好赌，邢夫人愚钝自私，不愿照拂家人。反倒是凤姐，见岫烟温柔敦厚，格外怜悯、照顾她。下雪天，小姐少爷们都有鲜艳的雪衣，只有岫烟“穿着那件旧毡斗篷，越发显得拱肩缩背”。伶俐善良的平儿，察觉了凤姐对岫烟的关爱，所以“自作主张”，雪中送炭。对此，凤姐感慨，她的心，也就是平儿还知道三分。

凤姐还自嘲说：“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一个一个像‘烧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话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她慷慨给予袭人衣物，是为了贾府的脸面。袭人虽在贾府当差，但她的家族，却是府外的平民。以她的身份回家，一举一动，吃穿用度，都代表贾府的恩惠与声望。凤姐知道袭人一向低调朴素，就特意安排她风风光光地“省亲”。

除了天马皮，《红楼梦》中还提到一种“乌云豹”，是沙狐颈部毛皮，毛色由深灰向浅灰、白色过渡，像晕开的乌云，刘廷玑称其甚暖。宝玉那件赫赫有名的“雀金呢”，表面是孔雀毛捻线织的，金碧辉煌，据说，还能防雨雪，内里则是乌云豹，能挡冷风。

有趣的是，百姓对天马皮、乌云豹，往往只知其贵重，不知其由来。晚清小说《狐狸缘》中，二郎神捉妖，众狐妖现原形，竟然变成了“天马狐”、“乌云豹”等品种。

穿惯了狐裘的宝玉，对身外之物漫不经心，名贵的雀金呢，竟不小心烧了一个洞，怕长辈知道了责备他，急得跺脚。丫鬟晴雯，嘴上调侃宝玉没福气穿好衣服，一边又抱病彻夜为他补衣。这份忘我的真情，让阴冷的雪夜，多了一些美丽的暖意。

也谈生米饭

陈发根

看了2018年2月10日夜光杯上的一篇《生米饭》，不禁也想来说几句。

我在巴黎长住。我认为法国饭馆里的米饭不能称之为“生米饭”，确切地说，是米饭煮得太干，也可能是蒸出来的，而且他们采用的大米大多是从泰国进口的，呈细长条子，放在盘子里是一粒一粒很松散的样子。为什么做成这样呢？这与法国人的吃饭习惯有关。法国人喜欢把米饭盛在盘子里，再加点汤汁，加点溶有奶酪的调料，充分拌匀后用调羹勺着吃，由于饭粒硬，就必须细细嚼碎，看起来还真是津津有味。法国医生主张食物应该硬一点儿，嚼起来得用点儿劲，这对牙龈的发育有好处。法国小孩在托儿所里的主食大多以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长棍面包为主，他们已经习惯了嚼硬的食物。长棍面包的一个特点就是表皮比较硬，有嚼劲，吃起来香。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把咬不动的长棍的两头，弄碎了喂鸽子。而像中国常见的松软面包，用手轻轻一按一个坑，法国人是不吃的，在超市里有切成一片一片的软面包，都是供应外国人吃的。

其实，上海人也喜欢吃硬的米饭，早上的“四大金刚”之一粢饭就是用糯米蒸出来的，一粒一粒的，揉成团，塞进一根油条，再包紧，拿在手里硬中带软，加上有油条的滋润，嚼一口满嘴生津。

读者·作者·编者

吃什么，怎么吃，也是一种文化，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形成的，要改，也难！

儒林里的由来

张百伟

上海的居民委员会有不少是以其辖区内的里弄名称来命名的。譬如中行别业居委会就是以始建于1923年，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资，为其员工建造坐落于万航渡路名为中行别业的集体宿舍而命名的。又如四明村居委会也是以四明银行于1932年建成的名为四明村的员工宿舍而命名的。

不过也有例外的，有个以儒林里命名的居委会，在它的辖区内就是找不到儒林里这条里弄。现在宝山路街道所属的儒林里居委会，地址在虬江路909弄8号甲，地图上它的坐标在会文路与公兴路之间的虬江路上，可是遍寻以上路段却找不到名为儒林里的里弄，从网上也查不到儒林里这条里弄的任何资料。这个居委会为何以儒林里命名呢，历史上又有没有儒林里这条里弄呢？

我的祖父张寿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广东南海九江乡下来到上海，先是当学徒，勤奋工作多年后，积累了一些资金，开了大德昌银号（银行的前身），自任经理。由于他的精明能干经营有方，到了1915年大德昌已发展成为较著名的粤资银号。几年后他在1914年刚填没河道筑成的虬江路的公兴路与会文路之间路段上，与做丝绸生意的胡姓和做茶叶生意的关姓两亲家，强强联手共同建造了两层砖木结构名为儒林里近乎小型花园洋房独立的住宅群。我祖父名下即有七幢，从东向西一字排列。七幢楼前有个连接的长方形大天井，房屋正门朝南，踏上三级半圆形的台阶，正门的左右两侧很气派地竖立着两根园形石柱。进入正门，来到大客厅，再里面是东西两厢房。二楼有个蛮大的阳台。七幢房屋的周边有一圈围墙，围墙的大门旁边有座大假山。这颇具规模的儒林里建成之后，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近二十年。

灾难突然接踵而来。先是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日军侵华的战争中，闸北区均首当其冲，儒林里部分因此被毁于战火。其次，张寿山去世后，我的五伯父张剑卿与其嫡堂兄弟将大德昌改名，钱庄继续开办了两三年，后因兄弟不和，股东无意搞下去，钱庄就此结束。1933年张剑卿又与他人合资开设时利和银号，孰料开业不久巨额资金就被财务邓次乾骗走。五伯父和我父亲张楚芳向当时的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起诉，要求邓归还借款，但那时邓已潜逃香港，法院无法传讯而未有结果。1934年时利和即告倒闭，五伯父为了退还银号储户的存款，不得已忍痛变卖了儒林里的房屋和家产。次年，年仅38岁的张剑卿含恨病逝。儒林里因此也在1935年后另易他主。之后邓次乾曾回到上海，被五伯母胡淑慈发现扭送警察局，但邓十分狡猾，诈病骗得保外再度逃去香港，结果五伯父被骗走的巨款一分也没有追到。

新中国成立后儒林里曾做过幼儿园。1985年虬江路909弄内地块被改造，从此儒林里彻底消失了。1987年建造的虬江路909弄小区和虬江路909弄8号甲儒林里居委会的地块，应该就是过去儒林里的所在地。

我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在儒林里正门前天井里和二楼阳台拍摄的四张照片，以上对儒林里的描述，就是我根据这几张照片和老一辈留下的点滴回忆综合整理出来的。

七夕会

新春赛猪头

方忠麟

久闻千岛湖畔的金峰乡朱家村保留着一个800多年历史的习俗：每年正月初十用猪头祭祖。只是从近年开始，为了兼顾年后早出务工的年轻人，村里人将祭祀仪式提前至正月初六举行。

与朋友相约，终于在正月初五驱车来到这个民风淳朴的小山村。初六零时刚过，睡梦中的我们就被一阵响彻山村的铜锣声唤醒。赶到祠堂一看，好家伙——只见远近灯火渐次亮起，村民们捧着、挎着、挑着、提着竹篮、花瓷盆或精致的托盘，将精心装扮的猪头送到张灯结彩的祠堂。不一会儿，十几张红漆供桌就被用鲜花、万年青、柏枝、天竺叶、粽子、年糕或水果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猪头摆得满满当当。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六点过后，由族长带领管事（村里年长有威信的老人）清点参赛的一百零一个猪头，并预选出个大、扮相好的进行下一轮。十点一刻，老族长一声令下，预选出的猪头由村民组成的“专家评审团”一一过秤。27斤4两，29斤6两……伴着声声喝彩，我们的拍摄也达到了高潮。快门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汇成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最后，村民朱有富参赛的猪头以32斤（光猪328斤）夺得冠军，成为年度猪头王！

猪头大赛风俗奇特而又乡味十足。衷心祝愿勤劳善良的朱家村人携着旺旺新年的希望，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摄影

家族和谐基金

傅光达

去年8月，我尊敬的92岁的丈母娘仙逝，去与我的老泰山相伴了。丧事毕，妻子家六个内兄弟姐妹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将老人家遗留下来的部分钱款建立一个“家族和谐基金”，用于家祭、团聚和对外交往等。一年多来，“基金”的建立与运作，完全可以告慰在天上的两位老人家：大家族团结和谐如故，关系和睦融洽，进一步增进了亲情。

家族和谐基金的使用和保管有规有矩，六兄妹各司其职。好在都已退休，有的是时间。因此，安排做事既考虑按年龄长幼，又考虑到退休前的工作情况，适当分工。内兄大阿哥作为老大，以前是国有企业的一位集团领导，大家信任，赋予“一支笔”的签字权；大阿姐以前是检察官，遇事严肃认真，负责对外联络事项，赋予“外交权”可以放心；小阿姐曾经做过私企老总，熟悉资金流转，负责内审，授予监督权；二阿哥曾经做过企业的总务科长，又熟悉烹饪，因此负责操办各项具体事务，小菜一碟；小阿哥也曾经是企业的头头，又精通电脑，因此负责做计划预算，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妻子在家排行老六，最小，在单位曾经做过财务出纳，因此负责基金保管、做账，顺便理财，也是笃悠悠。

一年多来，六个小家庭逢春节、国庆必定聚会，畅谈交流，乐享亲情。以前轮流到各家，现在上饭店比较多。逢清明、冬至以及父母的忌日则必定举行家祭，绝大多数在二阿哥家，因为两位老人家生前居住于此处，内兄二阿哥夫妇又都是烹饪高手，羹饭十二只菜，菜式路数清楚，色香味形俱全。烛光香雾中，家人依次叩首祭拜，告慰先人：兄友弟恭，夫和妇柔，子女懂礼重德，家风犹在。

俗话说，父母是我们与死亡之间的一堵墙。墙倒了，家就塌了散了。然而，在父母离开之后，妻子家六兄妹发起建立并运作的家族和谐基金，却使家庭稳固甜美、家教尚德廉明、家风和气顺畅。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